

素問病机气宜保命集

金·刘完素 著



人民衛生出版社

H32.66
890
91

样 本 库

集命保宜气机病問素

金·劉完素 著



人民衛生出版社

一九五九年·北京

35888

2773/30
內 容 提 要

本書為金·劉完素(守真)所著。據原序意本書成于
淳熙 13 年(公元 1186 年)。

全書分上、中、下三卷，上卷為醫學論文，討論了
養生、脈診、望診等問題，其中有關“病機”、“氣宜”
二論，是根據內經素問：“謹候氣宜，無失病機”的精
神，對因寒、暑、燥、濕、風等病邪所引起的各種病
症，作了有關“機理”方面的分析研究；又對“五運六氣”
(自然環境的變化)所給與人體的各種影響，特別是有關
病理方面的影響，作了深入的討論。如能充分理解和掌
握上述二者，對於養生治病，起有一定的保證作用，所以
本書名為：素問病機氣宜保命集。中、下二卷為臨床治
療，各就不同病症，先論醫理，次列証候，最後詳列治
法。因此，本書既有高深的醫學理論，又有豐富的臨床
經驗，對於進一步鑽研中醫學學術有參考價值。

今據明、區統正脈本校對有關善本校勘后加句排印。

素問病機氣宜保命集

開本：787×1092/32

印張：3 5/8

字數：78 千字

金·劉完素 著

人 民 衛 生 出 版 社 出 版

(北京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 C 四六號)

·北京崇文區錢子胡同三十六號·

北 京 市 印 刷 一 廠 印 刷

新華書店科技發行所發行·各地新華書店經售

統一書號：14048·1985

定 價：0.36 元

1959 年 9 月第 1 版—第 1 次印刷

(北京版)印數：1—3,500

自序

夫医道者。以济世为良。以愈疾为善。盖济世者凭乎术。愈疾者仗乎法。故法之与术。悉出内经之玄机。此经固不可力而求智而得也。况軒岐問答理非造次。奥藏金丹宝典。深隱生化玄文。为修行之徑路。作达道之天梯。得其理者。用如神圣。失其理者。似隔水山。其法玄妙。其功深固。非小智所能窺測也。若不訪求师范。而自生穿凿者。徒劳皓首耳。余二十有五。志在内经。日夜不輟。殆至六旬。得遇天人授飲美酒。若椀斗許。面赤若醉。一醒之后。目至心冥。大有开悟。衍其功疗。左右逢原。百发百中。今見世医多賴祖名。倚約旧方。耻問不學。特无更新之法。纵聞善說。反怒为非。嗚呼。患者遇此之徒。十誤八九。岂念人命死而不复者哉。仁者鑒之。可不痛歟。以此觀之。是未知阴阳变化之道。况木极似金。金极似火。火极似土。土极似木。故經曰亢則害。承乃制。謂己亢极反似胜己之化。俗流未知。故誤似作是。以阳为阴。失其本意。經所謂誅罰无过。命曰大惑。医徒执迷反肆傍識。纵用获效。終无了然之語。其道难与語哉。仆見如斯。首述玄机。刊行于世者。已有宣明等三书。革庸医之鄙陋。正俗論之舛訛。宣揚古圣之法則。普救后人之生命。今将余三十年間。信如心手。亲用若神。远取諸物。近取諸身。比物立象。直明真理。治法方論。裁成三卷。三十二論。目之曰素問病机气宜保命集。此集非崖略之說。盖得軒岐要妙之旨。故用之可以济人命。舍之无以活人生。得乎心髓。秘之篋笥。不敢輕以示人。非絕仁人之心。盖圣人之法。不遇当人未易授尔。后之明者当自傳焉。时大定丙午閏七月中元日河間刘完素守真述。

楊威素問病机气宜保命集序

天兴末。予北渡。寓东原之长清。一日过前太医王庆先家。于几案間得一书。曰素問病机气宜保命集。試閱之。乃刘高尚守真先生之遺书稿也。其文則出自內經中。據其要而述之者。朱涂墨注。凡三卷。分三十二門。門有資次。合理契經。如原道則本性命之源。論脉則尽死生之說。攝生則語存神存气之理。阴阳則講抱元守一之妙。病机則始終有条有例。治病之法尽于此矣。本草則驅用有佐有使。处方之法尽于此矣。至于解伤寒論气宜說。曲尽前圣意。讀之使人廓然有醒悟。恍然有所發明。使六脉十二經五臟六腑三焦四肢。目前可得而推見之也。后二十三論。隨論出証。隨証出方。先后加減。用藥次第。悉皆蘊奧。精妙入神。嘗試用之。十十皆中。真良医也。虽古人不是过也。虽軒岐复生。不廢此书也。然先生有序。序已行藏。言幼年已有直格宣明原病式三书。虽义精懇。犹有不尽圣理处。今是书也复出。与前三书相为表里。非曰后之医者龟鏡歟。至如平昔不治医书者得之。随例驗証。度已处药。則思亦过半矣。予謂是书。虽在农夫工販緇衣黃冠儒宗。人人家置一本可也。若已有病。寻閱病源。不至乱投湯剂。况医家者流者哉。惜哉先生卒。书不世傳。使先生之道。窃入小人口。以为己书者有之。予憫先生道屏翳于茆茨荆棘中。故存心精較。今數年矣。命工鑄版。拟广世傳。使先生之道。出于茆茨荆棘中。亦起世膏肓之一端也。岁辛亥正月望日太函楊威序。

重刻保命集序

粵自軒岐而下數千載間。虽有踟蹰盧扁之于前。其道不行于其后。后之學者如盲執炬。夜行旁谷。其道愈失矣。然医道溷

沒已久。天固生守眞劉通玄于河間。素有奇遇。得天人之旨。而能尽其术。乃撰宣明等三书。一十七万余言。开导后学。年几六十。再遇异人。授以玄醞一椀斗許。一醉乃醒。豁然有悟。复撰是书。自謂穷理尽性。精微至要。莫出乎是也。盖医之所以为医者。必先知其人之所以为人之道。人与天地一。故体天之道以察四时。因地之利以审百病。其神圣功巧。格物致知之理。不在乎药。而在乎医之何如耳。尝聞鸛冠子曰。昔伊尹医殷。呂望医周。奚生医秦。申應医郢。原季医晋。陶朱医越。夷吾医齐。故魏文侯有曰。管子用政。行医术以扁鵲之道。桓公其霸乎。其說有自矣。今是书也。其摄生之法。与夫修齐之道。理无二歧。道同一軌。大有益于医道也。后之学者。誠能推究其理。审乎病源。体乎天道。順乎地理。以治其疾。将有囿于寿域者也。緣是书者。金世宗大定二十六年丙午守眞所撰之书也。时在宋孝宗淳熙十三年焉。始守眞靳惜无傳。至胡元宪宗元年辛亥。乃宋理宗淳祐十一年也。相去六十五年矣。太函楊政亨謂。天下之宝。当与天下共之。不可私也。乃鋟諸梓。惜乎古板于兵燹不存久矣。世无其傳。今命工重刊既完。必用序以紀其实。姑书于篇端云。或曰。不书中国之正朔。而用金虏之正者何。曰。当宋季也。河間为金虏所有而执用之故也。岁在宣德辛亥三月初二日丙寅羅仙(朱權)书。

目 录

卷

原道論第一	1
原脉論第二	2
摄生論第三	6
阴阳論第四	7
察色論第五	8

卷

中风論第十	28
痼风論第十一	36
破伤风論第十二	37
解利伤寒論第十三	41
热論第十四	45
内伤論第十五	49

卷

咳嗽論第二十一	70
虛損論第二十二	74
消渴論第二十三	76
腫脹論第二十四 小儿附	78
眼目論第二十五	81
疮瘍論第二十六	84
瘰癧論第二十七	89
痔疾論第二十八	90
妇人胎产論第二十九	
帶下附	90

上

伤寒論第六	8
病机論第七	10
气宜論第八	18
本草論第九	19

中

諸疰論第十六	51
吐論第十七	53
霍乱論第十八	57
泻痢論第十九	58
心痛論第二十	68

下

大头論第三十雷头风附	99
小儿斑疹論第三十一	100
药略第三十二	
針法附	102
附：素問元氣五行	
稽考	104
諸吐方法	106
治黃腫	107

卷 上

原道論第一

經曰。觀天之道。執天之行。盡矣。蓋天一而地二。北辨而南交。入精神之運以行矣。擬之于象。則水火也。畫之于卦。則坎離也。兩者相須。彌滿六合。物物得之。況于人乎。蓋精神生于道者也。是以上古真人。把握萬象。仰觀日月。呼吸元氣。運氣流精。脫骨換形。執天機而行六氣。分地紀而運五行。食乳飲血。省約儉育。日夜流光。獨立守神。肌肉若一。故能壽蔽天地。無有終時。此其道生之要也。夫道者能却老而全形。身安而無疾。夫水火用法象也。坎離言交變也。萬億之書。故以水為命。以火為性。土為人。人為主性命者也。是以主性命者在乎人。去性命者亦在乎人。養性命者亦在乎人。何則。修短壽夭。皆自人為。故經曰。精神內守。病安從來。又曰。務快其心。適于生樂。所以然者。性命在乎人。故人受天地之氣。以化生性命也。是知形者生之舍也。氣者生之元也。神者生之制也。形以氣充。氣耗形病。神依氣位。氣納神存。修真之士。法于陰陽。和于術數。持滿御神。專氣抱一。以神為車。以氣為馬。神氣相合。可以長生。故曰。精有主。氣有元。呼吸元氣。合于自然。此之謂也。智者明乎此理。吹噓呼吸。吐故納新。熊經鳥伸。導引按蹻。所以調其氣也。平氣定息。握固凝想。神宮內視。五臟昭徹。所以守其氣也。法則天地。順理陰陽。交媾坎離。濟用水火。所以交其氣也。神水華池。含虛鼓漱。通行榮衛。入于元宮。溉五臟也。服氣于朝。閉息于暮。陽不欲迭。陰不欲復。煉陰陽也。以至起居適早晏。出處協時令。忍怒以全陰。抑喜以全陽。泥丸欲多擲。天鼓欲常鳴。形欲常鑒。津欲常咽。體欲常運。食欲常少。眼者身之

鑒也。常居欲頻修。耳者體之牖也。城廓欲頻治。面者神之庭也。神不欲復。髮者腦之華也。腦不欲減。體者精之元也。精不欲竭。明者身之寶也。明不欲耗。補瀉六腑。淘煉五精。可以固形。可以全生。此皆修真之要也。故修真之要者。水火欲其相濟。土金欲其相養。是以全生之術。形氣貴乎安。安則有倫而不亂。精神貴乎保。保則有要而不耗。故保而養之。初不離于形氣精神。及其至也。可以通神明之出。神明之出。皆在于心。獨不觀心為君主之官。得所養。則血脈之氣。王而不衰。生之本無得而搖也。神之變無得而測也。腎為作強之官。得所養。則骨髓之氣。榮而不枯。蟄封藏之本。無得而傾也。精之處無得而奪也。夫一身之間。心居而守正。腎下而立始。精神之居。此宮不可太勞。亦不可竭。故精太勞則竭。其屬在腎。可以專畜之也。神太用則勞。其藏在心。靜以養之。唯精專然後可以內守。故昧者不知于此。欲拂自然之理。謬為求補之術。是以偽勝真。以人助天。其可得乎。

原脉論第二

大道之渾淪。莫知其源。然至道無言。非立言無以明其理。大象無形。非立象無以測其奧。道象之妙。非言不明。嘗試原之。脉者何也。非氣非血。動而不息。榮行脉中。衛行脉外。經曰。脉者血之府也。自秦問而下。迄至于今。經所不載。無傳記而莫聞其名焉。然而玄機奧妙。圣意幽微。虽英俊明哲之士。非輕易可得而悟也。夫脉者果何物乎。脉者有三名。一曰命之本。二曰氣之神。三曰形之道。經所謂天和者是也。至于折一支。醫二目。亦不為害生。而脉不可須臾失。失則絕命害生矣。經曰。春弦一曰長夏洪一曰鉤秋毛一曰石。一曰沉此言正脉。同天真造化之元氣也。巡于春夏秋冬木火水金之位。生長收藏。參和相

应。故稟二仪而生。不离于气。故脉有生死之驗。經曰。脉者血之府也。如世之京都州县。有公府廨署也。国因置者。所以禁小人为非道也。公府不立。則善者无以伸其枉。恶者无以罰其罪。邪正混同。賢愚杂处。而乱之根也。經曰。五运阴阳者。天地之道也。万物之綱紀。变化之父母。生杀之本始。神明之府也。既阴阳为神明之府。脉为血之府。而明可見焉。血之无脉。不得循其經絡部分。周流于身。滂湃奔迫。或散或聚。气之无脉。不能行其筋骨脏腑上下。或暴或厥。故經曰。出入廢則神机化灭。升降息則气立孤危。故气化則物生。气变則物易。气盛則物壮。气弱則物衰。气絕則物死。气正則物和。气乱則物病。皆随气之盛衰而为变化也。脉字者。从肉从永从爪从血。四肢百骸。得此真元之气。血肉筋骨爪发荣茂。可以倚凭而能生长也。长久永固之道。故从肉从永者是也。从爪从血者。巡之如水分流而布遍周身。无有不通也。釋名曰。脉。脉幕也。如幔幕之遮复也。幕絡一体之形。导太一真元之气也。元气者。在气非寒非热非暖非凉。在脉者非弦非洪非涩非沉。不为气而浮沉。不为血而流停。乃冲和自然之气也。故春温夏热秋凉冬寒。所以然者。为元气动而不息。巡于四方木火水金之位。温凉寒暑之化。生生相續。新新不停。日月更出。四序迭迁。脉不为息。故人有身形之后。五脏既生。身中元气即生焉。故春弦夏洪秋毛冬石。此四时之气也。而脉者乃在其中矣。道經曰。視之不見。听之不聞。搏之不得。迎之不見其首。隨之不見其后。此如脉之謂也。又云。埴埴以为器。当其无有器之用。故有之以为利。无之以为用。又曰。吾不知名。字之曰道。强为之名曰大。斯立脉之名之本意也。故道者万物之奥。脉者百骸之灵。奥灵之妙。其道乃同。元气者无器不有。无所不至。血因此而行。气因此而生。故荣行脉中。卫行脉外。瞻之在前。忽焉在后。而不置者。皆由于脉也。分

而言之。曰气曰血曰脉。統而言之。惟脉运行血气而已。故經曰。血气者人之神。不可不謹养也。阴阳別論曰。所謂阳者。胃脘之阳也。此阳者。言脉也。胃者土也。脉乃天真造化之元气也。若土无气。則何以生长收藏。若气无土。何以养化万物。是无生灭也。以平人之气。常稟于胃。正理論曰。谷入于胃。脉道乃行。阴阳交会。胃和脉行。人稟天地之候。故春胃微弦曰平。但弦而无胃曰死。夏胃微鉤曰平。但鉤而无胃曰死。长夏微軟曰平。但弱而无胃曰死。秋胃微毛曰平。但毛而无胃曰死。冬胃微石曰平。但石而无胃曰死。阴者真藏也。見則为敗。敗則必死。五藏为阴。肝脉至。中外急。如循刀刃責責然。如按琴瑟弦。心脉至。坚而搏。如循薏苡子累累然。肺脉至。大而虛。如以毛羽中人肤。腎脉至。搏而絕。如指彈石辟辟然。脾脉至。弱而乍数乍疏。夫如此脉者。皆为藏脉独見而无胃脉。五藏皆至。悬絕而死。故經曰。別于阳者。知病忌时。別于阴者。知生死之期。故人性候躁急慄促。迟緩軟弱。长短大小。皮坚肉厚。各随其状而脉应之。常以一息四至为准者。言呼出心与肺。吸入腎与肝。五至者。胃兼主四旁。在呼吸之間也。数則为熱。迟則为寒。如天之春秋二分。阴阳兩停。昼夜各得五十度。自此添一遭則熱。減一遭則寒。脉之妙道。从此可知矣。或如散叶。或如燃薪。或如丸泥。或如絲縷。或如涌泉。或如土頽。或如偃刀。或如轉索。或如游魚。假使千变万化。若失常者。乃真元之气离絕。五藏六腑。不相管轄。如喪家之狗。元气散失而命絕矣。經曰。积阳为天。积阴为地。阳化气。阴成形。此言一气判而清浊分也。元气者。天地之本。天和者。血气之根。华陀云。脉者謂血气之先也。孔子曰。天不言。而四时行焉。百物生焉。而脉亦如之。又經曰。自古通天者。生之本。皆通乎天气也。通天者。謂通元气天真也。然形体者。假天地之气而生。故奉生之气。通計于天。稟受阴阳而

为根本。天地合气。命之曰人。天气不絕。眞灵内属。动静变化。悉与天通。易云。乾坤成列。而易立乎其中矣。故天地之体。得易而后生。天地之化。得易而后成。故阳用事。則春生夏长。阴用事。則秋收冬藏。寒往而暑来。暑往則寒来。始而終之。終而复始。天地之化也。而易也默然于其間。而使其四序各因时而成功。至于寒不凌暑。暑不夺寒。无愆阳伏阴之变。而不至于大肃大温。故万物各得其冲气之和。然后不为过而皆中节也。道經曰。万物負阴而抱阳。冲气以为和。百姓日用而不知。斯脉之道也。故脉不得独浮沉。独大小。独盛衰。独阴阳。須可沉中有浮。浮中有沉。大中有小。小中有大。盛中有衰。衰中有盛。阴中有阳。阳中有阴。充塞一身之中。盈溢百骸之内。无經絡不有。无气血不至。养筋骨毛发。坚壮赋澤。非心非腎非肝非脾。五脏之盛。眞气固密。不为邪伤。若忧愁思虑。飢飽劳逸。风雨寒暑。大惊卒恐。眞气耗乱。气血分离。为病之本。噫。夫万物之中。五常皆备。审脉之道。而何独无五常之邪。夫仁固卫一身。充盈五脏。四肢百骸。皆得荣养。无冲和之气。独眞藏脉見則死矣。生則不見。死則独見。好生恶死。此仁之謂也。分布軀体。和調气血。貴之在头目耳鼻。賤之在跖臀阴篡。不得上而有。不得下而无。无所不施。无所不至。此义之謂也。长人脉长。短人脉短。肥人脉沉。瘦人脉浮。大人脉壮。小人脉弱。若长人短。短人长。肥人浮。瘦人沉。大人弱。小人壮。夫如此者。皆不中理而为病。此礼之謂也。見在寸則上病。見在关則中病。見在尺則下病。五脏有疾。各有部分而脉出見。不为潜藏伏匿。一一得察有余不足。而愈其病。此智之謂也。春弦夏洪。秋毛冬石。太阳之至大而长。太阴之至其脉沉。少阴之至其脉鉤。阳明之至短而涩。少阳之至大而浮。厥阴之至其脉弦。四序不失其期。六气为常准者。此信之謂也。非探頤索隱。鉤深致远。学貫天人。旁通物理

者。未能达于此矣。

攝生論第三

論曰。內經謂法于陰陽。和于術數。飲食有節。起居有常。不妄作勞。故能形與神俱。而盡終其天年。度百歲乃去。今時之人不然也。以酒為漿。以妄為常。醉以入房。以欲竭其精。以耗散其真。不知持滿。不時御神。務快其心。逆于生樂。起居無節。故半百而衰也。且飲食起居。乃人生日用之法。縱恣不能知節。而欲傳精神服天氣者。不亦難乎。又經曰。飲食自倍。腸胃乃傷。起居如驚。神氣乃浮。是以聖人春木旺以膏香助脾。夏火旺以膏腥助肺。金用事。膳膏臊以助肝。水用事。膳膏醴以助心。所謂因其不勝而助之也。故食飲之常。保其生之要者。五谷五果五畜五菜也。脾胃待此而倉廩備。三焦待此而道路通。榮衛待此以清以濁。筋骨待此以柔以正。故經云。蓋五味相濟。斯無五臟之傷。所以養其形也。雖五味為之養形。若味過于酸。肝氣以津。脾氣乃絕。味過于咸。大骨氣勞。短肌心氣抑。味過于甘。心氣喘滿色黑。腎氣不衡。味過于苦。脾氣不濡。胃氣乃厚。味過于辛。筋脈沮弛。精神乃央。所謂失五味之常。而損其形也。王注曰。味有偏緣。脏有偏絕。此之謂也。飲食者養其形。起居者調其神。是以聖人春三月夜卧早起。被發緩形。見于發陳之時。且曰以使志生。夏三月夜卧早起。无厭于日。見于蕃秀之時。且曰使志无怒。使气得泄。秋三月早卧早起。与鸡俱兴。見于容平之時。收斂神氣。且曰使志安宁。以应秋气。冬三月早卧晚起。去寒就温。見于閉藏之時。且曰使志若伏若匿。若有私意。若已有得。此順生長收藏之道。春夏養陽。秋冬養陰。順四時起居法。所以調其神也。經所謂逆于春气。則少阳不生。肝氣内变。逆于夏气。則太阳不长。心气内潤。逆于秋气。則太阴不

收。肺氣焦滿。逆于冬氣。則少陰不藏。腎氣獨沉。此失四時之氣。所以傷其神也。智者順四時。不逆陰陽之道。而不失五味損益之理。故形與神俱久矣。乃盡其天年而去。與夫務快其心。逆于生樂者。何足與語此道哉。故聖人之行。賢者佩之。豈虛語哉。

陰陽論第四

論曰。天地者。陰陽之本也。陰陽者。天地之道也。萬物之綱紀。變化之父母。生殺之本始。神明之府也。故陰陽不測謂之神。神用無方謂之聖。倘不知此。謂天自運乎。地自處乎。豈足以語造化之全功哉。大哉乾元。萬物資始。至哉坤元。萬物資生。所以天為陽。地為陰。水為陰。火為陽。陰陽者。男女之血氣。水火者。陰陽之征兆。惟水火既濟。血氣變革。然後剛柔有體。而形質立焉。經所謂天復地載。萬物悉備。莫貴乎人。人稟天地之氣生。四時之法成。故人生于地。懸命于天。人生有形。不離陰陽。蓋人居天之下地之上氣交之中。不明陰陽而望延年。未之有也。何則。蒼天之氣。不得無常也。氣之不襲。是謂非常。非常則變矣。王注曰。且蒼天布氣。尚不越于五行。人在氣中。豈不應于天道。左傳曰。違天不祥。系辭云。一陰一陽之謂道。老子曰。萬物負陰而抱陽。故偏陰偏陽謂之疾。夫言一身之中。外為陽。內為陰。氣為陽。血為陰。背為陽。腹為陰。腑為陽。臟為陰。肝心脾肺腎五臟皆為陰。胃大腸小腸膀胱三焦六腑皆為陽。蓋陽中有陰。陰中有陽。豈偏枯而為道哉。經所謂治心病者。必求其本。是明陰陽之大體。水火之高下。盛衰之補瀉。遠近之大小。陰陽之變通。夫如是惟達道人可知也。

察色論第五

論曰。声合五音。色合五行。声色符同。然后定立脏腑之荣枯。若滋荣者其气生。如翠羽鸡冠蟹腹豕膏烏羽是也。枯夭者其气败。如草兹𧄢血积实枯骨烱煤是也。至如青赤見于春。赤黃見于夏。黃白見于长夏。白黑見于秋。黑青見于冬。是謂五脏之生者。以五行之相繼也。得肝脉色見青白。心脉色見赤黑。脾脉色見黃青。肺脉色見白赤。腎脉色見黑黃。是謂眞脏之見者。以五行之相克也。若乃肺風而眉白。心風而口赤。肝風而目青。脾風而鼻黃。腎風而肌黑。以風善行數變故尔。肝熱而左頰赤。肺熱而右頰赤。心熱而顏赤。脾熱而鼻赤。腎熱而頤赤。以諸熱皆屬火故尔。以至青黑爲痛。黃白爲熱。青白爲寒。以九氣不同故尔。鼻青爲腹水。黑爲水氣。白爲无血。黃爲胸寒。赤爲有風。鮮明爲留飲。而五色取決于此故尔。然審病者。又皆以眞脾爲本。蓋眞脾之黃。是謂天之氣。五色又明。病虽久而面黃必生者。以其眞氣外榮也。此數者虽皆成法。然自非心清見曉于冥冥。不能至于此。故五色微診。可以目察。尤難。難經曰。望而知之謂之神。爲見五色于外。故決死生也。

伤寒論第六

論曰。夫熱病者。皆伤寒之類也。或愈或死。止于六七日間。若兩感于寒者。必不免于死。經所謂人之傷于寒者。則爲病熱。熱虽甚不死。蓋伤寒者。非雜病所比。非仲景孰能明此。故張仙公深得玄機之理趣。達六經之標本。知汗下之淺深。若投湯劑。正与不正。禍福影响。何暇數日哉。然仲景分三百九十七法。一百一十三方。其証有六。其治有四。經云。一日巨陽受之。其脉尺寸俱浮。二日陽明受之。其脉尺寸俱長。三日少陽受之。其

脉尺寸俱弦。四日太阴受之。其脉尺寸俱沉細。五日少阴受之。其脉尺寸俱微緩。六日厥阴受之。其脉尺寸俱沉澀。其太阳病者。标本不同。标热本寒。从标則太阳发热。从本則膀胱恶寒。若头項痛腰脊强。太阳經病也。故宜发汗。其阳明病者。虽从中气。标阳本实。从标則肌热。从本則譫語。若身热目痛鼻干不得卧。阳明經病。故宜解肌。太阳傳阳明。非表里之傳。若譫語从本为实。故宜下便。王注曰。以阳感热。其少阳病者。标阳本火。从标則发热。从本則恶寒。前有阳明。后有太阴。若胸胁痛而耳聾。往来寒热。少阳經病。故宜和解。其太阴病者。标阴本湿。从标則身目黃。从本則腹脹滿。若腹滿而噤干。太阴經病。故宜泄滿下湿。从其本治其标。少阴病者。标阴本热。从标則爪甲青而身冷。从本則脉沉实而发渴。若口燥舌干而渴。少阴經病。故宜温标下本。其厥阴病者。故厥阴之中气宜温也。若煩滿囊縮。厥阴經病。故为热。宜苦辛下之。故經所謂知标知本。万举万当。不知标本。是为妄行。又曰。各通其脏。乃慎汗泄非宜。此之謂也。故明斯六經之标本。乃为治伤寒之規矩。此所謂証有六也。且如发汗桂枝麻黄之輩。在皮者汗而发之。葛根升麻之輩。因其輕而揚之法也。承气陷胸之輩。下者因而竭之法也。泻心十枣之輩。中滿泄之法也。瓜蒂梔豉者。高者因而越之法也。故明此四治之輕重。可为了伤寒之繩墨。此之謂其治有四也。若明六經四法。豈有发黄生斑蓄血之坏証。結胸痞气之药过。难經所謂未滿三日可汗而已。其滿三日可泄而已。故仲景曰。太阳病。脉浮紧无汗身疼痛。八九日不解。表証仍在。当发其汗。宜麻黄湯主之。少阴病。得三二日口燥咽干者。急宜大承气下之。孰敢执于三四日汗泄之定法也。是以圣人书不尽言。言不尽意。說其大概。此之謂也。經所謂发表不远热。攻里不远寒。余自制双解通圣辛凉之剂。不遵仲景法桂枝麻黄发表之药。非余自

衡。理在其中矣。故此一时。彼一时。奈五运六气有所更。世态居民有所变。天以常火。人以常动。动则属阳。静则属阴。内外皆扰。故不可峻用辛温大热之剂。纵获一效。其祸数作。岂晓辛凉之剂。以葱白盐豉。大能开发郁结。不惟中病令汗而愈。免致辛热之药。攻表不中。其病转甚。发惊狂衄血斑出。皆属热药所致。故善用药者。须知寒凉之味况。兼应三才造化通塞之理也。故经所谓不知年之所加。气之盛衰。虚实之所起。不可以为工矣。大抵杂病者。气之常也。随方而异。其治不同。卒病者。气之异也。其治则同。其愈则异。昔黄帝兴四方之间。岐伯举四治之能。故伤寒之法备矣哉。大矣哉。若视深渊。如迎浮云。莫知其际。是以知发表攻里之药性。察标本虚实之并传。量老少壮弱之所宜。劳逸缓急之禀性。切脉明阴阳之分部。详証之邪气之浅深。故可宜会通之法矣。内经曰。谨熟阴阳。无与众谋。此之谓也。

病机论第七

论曰。察病机之要理。施品味之性用。然后明病之本焉。故治病不求其本。无以去深藏之大患。故掉眩收引。臃郁肿胀。诸痛痒疮。皆根于内。夫百病之生也。皆生于风寒暑湿燥火。以知化之变也。经言盛者泻之。虚者补之。余锡以方士。而方士用之。尚未能十全。余欲令要道必行。桴鼓相应。犹拔刺雪污。工巧神圣。可得备闻。灵枢经曰。刺深而犹可拔。污深而犹可雪。庄子曰。雪犹洗也。岐伯曰。审察病机。无失气宜。此之谓也。黄帝曰。愿闻病机何如。岐伯曰。诸风掉眩。皆属于肝。少虑无怒。风胜则动。肝者罢极之本。魂之居也。其华在爪。其充在筋。以生血气。其味酸。其色苍。为将军之官。谋虑出焉。此为阴中之少阳。通于春气。其脉弦。王注曰。肝有二布叶一小叶。如木甲拆